

朱熹陈淳研究

陈支平 叶明义 主编



朱熹陈淳研究

陈支平 叶明义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陈淳研究/陈支平,叶明义主编.一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615-5041-0

I. ①朱… II. ①陈… ②叶… III. ①朱熹(1130~1200)-哲学思想-研究-文集 ②陈淳(1159~1223)-哲学思想-研究-文集 IV. ①B244.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2319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38.25 插页:2

字数:73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9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在第四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 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代序一)

赵 静
(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第四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我谨代表中共漳州市委、漳州市人民政府,向莅临本次研讨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热心弘扬朱熹陈淳学术文化的各界朋友和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漳州地处福建最南端,与台湾隔海相望,是著名的“鱼米花果之乡”,也是重要的台胞祖籍地和著名侨乡。漳州是福建省乃至海西区域最大的冲积平原,全市森林覆盖率 62.6% ,“田园都市、生态之城”是漳州的城市发展定位。先后荣获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科技先进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卫生城市等光荣称号。现在,漳州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其发展后劲十足。2011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1768.2 亿元,增长 14.7%;财政总收入 174.5 亿元,增长 25.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115.7 亿元,增长 38.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137 元,增长 14.4%;农民人均纯收入 9128 元,增长 16.1%;财政总收入 174.53 亿元,比增 25.2%,实现了“十二五”规划的良好开局。

漳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唐垂拱二年(公元 686 年)建州,迄今已有 1300 多年历史。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800 多年。宋绍熙元年(1190 年),朱熹以花甲之年出知漳州。虽然他知漳州时间仅有一年多时间,但他重教化、整弊端;兴学校、倡儒学;宽赋税,恤民瘼;政绩显著,影响深远。漳州社风民俗日上,社会安宁。由于朱熹的“过化”,漳郡逐渐由“俗未知礼”,而成为“礼仪之邦”、“海滨邹鲁”。陈淳是朱熹的四大弟子之一,为疏释和阐述程朱理学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闽学”流派中,具有重要的学术

地位。

今天我们聚集漳州，以“朱熹陈淳学术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为主题，举办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一是以文化传承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前，漳州正努力建设文化强市。朱子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重点保护发展朱子文化等特色文化，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朱熹陈淳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为漳州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营造良好氛围。二是依文化交流增进海峡两岸同胞感情。朱子理学在福建孕育、形成和发展，台湾与福建仅一水之隔，朱子文化对台湾人民的思想建构、价值取向、性格塑造、行为方式等都有很大影响。通过举办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打造漳台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促进海峡两岸在“思源思根”文化以及各个领域的认同和合作，为加快漳台同胞大交流、漳台经贸文化大合作、漳台同胞感情大融合作出更大的贡献。三是借海峡论坛提高文化名城的知名度。陈淳系漳州市龙文区人，是朱熹的学生中成就较大者，甚至有学者认为他是“朱门第一人”。通过举办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借海峡论坛的影响力，借朱子这一文化品牌，宣传漳州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文化底蕴，进一步提高漳州的知名度。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要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得以实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促人文、社会观念更新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朱子理学塑造了一座令人景仰的文化高峰，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希望两岸同胞携手为保护发展朱子文化献策出力，也期望以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为契机，让海内外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福建、了解漳州，在充分感悟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丰富内涵的同时，共谋发展大计，共创美好未来。

在第四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 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代序二)

蒋一婷
(中共漳州市龙文区区委书记)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经过认真筹备,第四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于今天隆重开幕了。这是漳州市龙文区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在这里,我谨代表龙文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向出席今天研讨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龙文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朱熹是中国古代集儒学和理学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其思想在此后元明清各时期成为中国思想的正统,成为近世儒学发展的主流。作为朱熹的晚年高徒、南宋以来理学文化的最杰出代表,陈淳两度侍学于朱熹,深得朱子嫡传,被认为是朱子门人中多有发明和创见的一位。他一生“捍卫师门”,极力推崇朱熹的理学思想,并在阐发的过程中有所创见、有所补充、有所修正,有力推动了朱子学的发展和完善,对朱子学的形成、发展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代表作《北溪字义》建构了一套比较完整关于理学范畴的逻辑体系,在明清两代,被广为翻刻,作为朱子学入门的基本读物。并且,陈淳的著作还流传到国外,促进了日、韩等国朱子学研究的深入。可以说,陈淳的哲学思想是朱子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就是要让古老而典雅的朱熹陈淳学术思想,在海峡两岸专家学者的共同推进下,向现代化、普及化和通俗化迈进,在海峡两岸落地生根,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朱熹陈淳学术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是本次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对于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于我们加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加深两岸同胞兄弟

情谊；对于进一步推动对地方文化的挖掘，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快速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区十分重视，积极请示、协调，最终被列为海峡论坛的一个重要项目。

朱熹在漳期间曾多次到龙文区云洞岩山上为儒生解经讲学，陈淳是土生土长的漳州市龙文区人。龙文区因有陈淳这样的先贤而倍感自豪！借此机会，我向大家简介绍一下龙文区的基本情况。龙文区是199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于1997年1月成立的新城区，总面积12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6.8万，辖4个镇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随着漳州城市东移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厦漳同城化”的快速推进，龙文区的区位优势将更加凸显，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龙文区将成为漳州市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深厚文化底蕴，区域内有云洞岩旧石器晚期遗址、商代樟山的“浮滨文化”遗址、宋代的洛滨山窑遗址、明代的扶摇瑶山遗址，还有集文化、名人、古建筑为一体的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湘桥村。朱熹、陈淳、林釤、丰熙、蔡烈、黄道周、弘一法师等均在此地开坛设学或隐迹修学。我们期待，通过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这一平台，从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推动龙文与台湾的交流合作，与台湾乡亲和各界人士一道，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目 录

在第四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

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代序一) 赵 静/1

在第四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

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代序二) 蒋一婷/3

朱熹哲学的生命意识 朱人求/1

朱子研究新取向简说

——以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为例 杨肇中/11

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

——与乔清举先生商榷 张新国/15

朱熹“心统性情”论阐微 朱萌萌/26

政治性与宗教性兼备的日本朱子学 高致华/33

李滉与朱熹的辩证思维方法之比较 张品端/45

朱熹对《大学》“明明德”的诠释 朱汉民 周之翔/55

“明德”与“明明德”辨义

——以《朱子语类》为中心 王 硕/65

朱熹、陈淳对《中庸》“诚”的新界定 乐爱国/79

文内文外之间的张力:朱熹说《论语·朝闻道》章中的生死观 劳悦强/88

尽心与知性:朱子对《孟子》“尽心知性”的诠释问题 方旭东/103

闽学视野下朱熹的诗学理论

——以《诗集传》与《楚辞集注》为例 汤漳平/118

敬以直内·常惺惺·静修

——以朱子、陈淳为中心的讨论	翟奎凤	/125
朱熹对扬雄性善恶混说批判		
——以程颢、程颐和司马光“性”和“善恶”的讨论为中心	田村有见惠	/137
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朱熹的鬼神观辨析	冯兵	/151

朱熹书艺管窥	姜明翰	/165
朱熹“论学”诗析义	王伟勇	/185
朱熹的读书之道及其现代价值	李惠娥	/197
“读书”与“入道”：论陈(淳)、黄(榦)之歧	李纪祥	/204
从朱熹的阅读主张看古人读书智慧	郭耀梅	/222
试论朱熹与陈淳的静坐观	李显光	/228
朱熹陈淳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林文全	/237

朱熹视域的南宋村民生活世界

——以福建路为中心的考察	刁培俊	/244
朱熹和陈淳与宋代漳州民间宗教	段凌平	/255
朱熹与陈淳在漳州的移风易俗活动	许哲娜	/262
朱熹陈淳理学思想对漳州民俗的影响	钟建华	/275
朱子《家礼》对台湾婚礼习俗之影响	郑卜五	/281
朱子思想与现代管理学理论	张谷良 钟菁 张旭华	/297

翼羽师门发明义理者陈淳	高令印	/304
陈淳：弘扬师说的“紫阳别宗”	方彦寿	/309
陈淳对朱子学创立的贡献	高秀华	/318
朱熹对陈淳学术思想的影响	陈国代	/326
陈淳哲学思想简论	陈玲 刘婧	/332
陈淳生命哲学思想之考量	杨中启	/350
北溪理学心性思想研究	张加才	/359
论陈淳在“气禀”与“气质之性”问题上		

对朱子的绍述及其与朱子的异见	郭晓东	/371
化零为整，化整为零：陈淳《北溪字义》与《北溪大全集》中对“心”的诠释结构	白洁尹	/382

陈淳论语学	黄秀燕 /394
陈淳易学思想论略	郑晨寅 /415
简论陈淳的礼乐思想	殷慧 /422
浅议陈淳的外王思想	景云 /433
陈淳论淫祀	朱荣贵 /440
陈淳的神明崇拜观述论	陈支平 /445
试论陈淳思想中伦理范畴与天命的对接	吴文文 /454
下学而上达:陈淳功夫法门探微	马寄 /463
陈淳教育思想研究	郑鏞 童顺平 /472
试论陈淳与《三字经》之祖述及其蒙学教育特色	陈镜清 陈凌 /480
论《北溪字义》对朱学概念的规范化解释	邓庆平 /489
陈淳和《北溪字义》浅议	许初鸣 /503
浅谈《北溪字义》训诂特点	李彩 /508
谈南宋陈淳对后世的影响	李蕙如 /513
陈淳世系衍派初考	康永远 沈少辉 /532
白云岩朱子祠配祀陈北溪的构想	陈忠杰 /555
漳南理学与云霄朱子祀事	汤毓贤 /560
刍议开发朱熹、陈淳闽南遗迹的文化旅游资源	陈凌 陈镜清 /571
李弥逊与朱熹	李弢 /582
朱熹陈淳学术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人求 /593
后记	/600

朱熹哲学的生命意识

朱人求
(厦门大学哲学系)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生命智慧之学,它关涉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与意义,注重个体生命体验与内在心灵的开拓,以主体生命来贯通天人(形上形下)、内外在、历史与现实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贯理路。承接这一传统,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生命构成了其本体论、人性论、知行观与历史文化观的最本质的链接。本文试从生命的发生、生命的内涵、生命的践履及历史文化生命入手,对朱熹哲学的生命意识做初步的分析。

一、本体与生命:形上形下的统一

人的生命从哪里来?朱熹指出,人的产生与本体息息相关,人是理与气合力作用的结果,“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①。其实,不仅人的生命,而且天地万物的生命皆源于本体——“理”,“理”是生命的根源,而“气”只是构成生命的质料和工具而已。故朱熹又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②。生命是形上形下的统一,形上的理赋予生命以内在的本质,形下的气赋予生命以外在的形体。在现实生活中,朱熹似乎更为强调“气”的作用:“是人物之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聚成形,则人形交气感,遂以形

^① 《朱子语类》卷四。

^② 《答黄道夫》,《朱文公文集》卷五八。

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①。“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自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②。“气”是生命的种子，“气化”是生命发生的过程，气的聚散交感是人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动力和根由。这是对张载“气”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也使朱熹思想带有二元论的性质。

在朱熹思想体系中，人对天地宇宙的根源感还体现在“太极”、“仁”、“天地之心”等本体范畴的架构之中。“太极”作为宇宙本体，“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③，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在天地之间它表现为阴阳，阴阳化生五行生养万物。“天地之心”则“别无所谓，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④，它起的是沟通天人的作用。而“仁便是天地之心”^⑤，“仁是天地之生气”，“生的意思是仁”^⑥，仁是生命力和道德情感的象征。这些本体范畴从不同的侧面论证了生命化生的过程和特征，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生命的认识。

理、太极、仁等范畴作为世界本体不仅是万事万物产生的终极根源，落实到现实生活世界中，它们还是生命的最高价值准则。“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朱熹把它还原为主宰万事万物和人的生命的绝对原则，“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⑦。“太极”是与“理”等同的范畴。然而“太极……又兼有标准之意”^⑧，对人而言，太极表现为动静，“生五常以应万事”^⑨。“仁”作为本体，不仅是“万理之原，万事之本”^⑩，而且“仁”包四德，“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⑪，“仁”又代表“理”作为天下伦理规范的总原则。

生命遵循本体原则，生生不已，发用流行，生命价值的实现在于进入那种超越物我，主体生命与本体世界浑然一体的生命境界。朱熹批评伊川“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得太深，无捉摸处”^⑫，又言“明道言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

^① 《太极图说解》。

^② 《朱子语类》卷一。

^③ 《朱子语类》卷九四。

^④ 《朱子语类》卷六九。

^⑤ 《朱子语类》卷一。

^⑥ 《朱子语类》卷六。

^⑦ 《朱子语类》卷一。

^⑧ 《答陆子静》，《朱文公文集》卷三六。

^⑨ 《朱子语类》卷九四。

^⑩ 《朱子语类》卷六。

^⑪ 《玉山讲义》，《朱文公文集》卷七四。

^⑫ 《朱子语类》卷九五。

物同体)一段极好,只是说得太广,学者难入”^①,干脆断言“天地万物本吾一体”^②。这一思想是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孔子和二程“仁”的境界的进一步深化,是一种宇宙关怀和人间关怀,带有明显的生命本体意识。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或终极目标,朱熹和二程并无不同。他只是认为二程说得“太高”,实质上,天人本无二致,二者本来就是和谐统一的。在朱熹的本体范畴系列中,“天地之心”是他用来沟通天人的重要环节,“熹所谓……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以为心,此虽出于一时之臆见,然窃自谓正发明得天人无间断处,稍似精密”^③。这种“天人无间断处”意即天人本质相通,天之道即人之道。朱熹明确指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④。至此,宇宙与人生真正贯通为一。

二、人性:本体生命的内在转化

生命的发生源于宇宙本体,生命的活动遵循本体原则,生命的实现以本体境界为终极目标,在生命的完成中,作为本体的“天理”、“太极”、“仁”真正进入人的生命,成为生命的具体内涵。如何把本体世界具体落实到现实世界,把本体生命内化为人的内涵生命,朱熹提出了他的“人性论”。钱穆也指出,“其(朱熹)论性,上承伊川性即理一语,自宇宙界落实到人文界”^⑤。实际上,人与宇宙万物皆有“性”,宇宙与人生皆为“理”的派生物,朱熹讲“性即理”在本质上是把生命由本体界落实到现实界。只有在人性上,本体界才真正落实到人文界,本体生命才真正转化为人的内在生命。因此,禀承“天理”的人性构成了生命的具体内涵。

承接张载和二程,朱熹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等不同称谓。

天命之性又称天地之性、本然之性,它指人所禀受的天地之理。朱熹认为人性即是天理,“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⑥。由于“理”是最高等级、最完美的精神实体,它印证到各个具体事物中也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天命之性是至善的,它的内涵便是仁、义、礼、智等美德,“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⑦。可见,天道的规则——“理”体现在人的生命中就表现为一种先验的

^① 《朱子语类》卷九七。

^② 《中庸章句》第一章。

^③ 《答何叔京》,《朱文公文集》卷四十。

^④ 《朱子语类》卷十七。

^⑤ 钱穆:《朱子新学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304页。

^⑥ 《孟子集注·告子上》。

^⑦ 《孟子或问》卷十四。

道德伦理法则,以此来规定人性,人性便带上了“超社会、超人类的先验色彩”^①。这种“天命之性”构成了生命的精神性内涵,它的纯粹性也决定了人的精神生命的理想化,向“天命之性”的精神回归也成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然而,天命之性只是性之本体,“性之本体,理而已矣”^②,它是形而上的先验存在,只有气质之性才是现实的人性。相对于纯粹至善的天理之性,气质之性是包含着理和气共同作用下的人性。朱熹说:“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③。“气”是形而下之器,它决定人的形体,人一旦具备了形体,气质之性也就具备了,“人具此形体,便是气质之性”^④。气质之性是天命之性的现实安顿处,“天命之性,若无气质,却无安顿处”^⑤。故我们日常所说的性皆指气质之性而言,而非天命之性,“若才说性时,便是夹气稟而言。所以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⑥。

从朱熹对“气质之性”的规定看,气质之性的内涵应包含专指理言的“天命之性”以及“气”稟而成的人的形体感官欲求。朱熹肯定了这种维护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欲求,“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合当如此者”^⑦,并认为“饮食男女,固出于性”^⑧,这些物质欲求来源于人的生理本能,与生俱有,是人性的基本构成。这似乎是对告子“生之谓性”,“食、色,性也”^⑨的认同,实则不然。朱熹注曰:“生,指人、物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告子执著于气而遗其理,故“以人的知觉运动者为性,故言人之甘食、悦色者即其性”^⑩。告子的错误就在于把人性等同于物性,只看到人物之性于“气”上的同,而忽略了人物稟受天理有偏全之异,唯有人才能得天理之全。因此,现实的人性应该是“天理”所决定的精神性与“气质”所决定的物质性所统一。“理”与“气”的合力产生了人的生命,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决定了现实的人性,人的生命内涵也即为精神性生命与物质性生命的统一。

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统一于人的生命之中,二者缺一不可,“有气质之性,无

^① 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

^② 《孟子或问》卷十一。

^③ 《答郑子上》,《朱文公文集》卷五六。

^④ 《朱子语类》卷九五。

^⑤ 《朱子语类》卷四。

^⑥ 《朱子语类》卷九五。

^⑦ 《朱子语类》卷九四。

^⑧ 《孟子或问》卷十一。

^⑨ 《孟子·告子上》。

^⑩ 《孟子集注·告子上》。

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无气质之性，亦做人不得”^①。天命之性构成人的精神生命，决定人的本质，人与物的根本分歧在于仁、义、礼、智，也难怪朱熹得出如此结论：“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②气质之性构成人的现实生命，既包含人的精神本性又含有人的物质本性。不过，存在于“气质之性”中的“天命之性”已不再纯粹至善，而是含有“气”的成分的天命之性；这里的物性欲求也不是指纯粹的物性，而是在天理指导下的物质欲求。

人的生命是物质和精神、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统一存在于生命之中，构成了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整体。朱熹也常常反驳那种把性分为两截的观点，他说：“大抵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亦非判然两物也。”^③从源头看，“气质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这个天地之性却从那里过。好底性如水，气质之性如杀些酱与盐，便是一般滋味”^④。天地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二者关系如水之于盐水。在现实中，天命之性便转化为气质之性，“所以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⑤，据钱穆考证，这是“朱子晚年新得”，系朱熹 69 岁以后对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问题之“晚年定论”。钱穆认为，朱熹早年（46 岁时）强调“不必把性分作两截看”，“本善之性堕入气质中便熏染不好，此似不必再有气质之性之一名”，晚年则“以两性相对，然言意间显以气质之性为主”^⑥。钱穆看到了朱熹对生命认识的发展路径，即由注重精神生命（本然之性）到注重现实生命的精神和物质的欲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但是钱穆过分强调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之间的差异，从而忽视了二者作为生命内涵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三、体知：主体生命的认知与践履

在生命的本源处，以“仁义礼智”为内容的天命之性构成了生命的本质。但是，这些先验的内在道德原则由于被气质所遮蔽，并不能完全支配人的现实意识。只有通过大量的学习研究和身体力行即朱熹所谓的“致知”与“力行”才能充

^① 《朱子语类》卷四。

^② 《孟子集注·告子上》。

^③ 《答方伯谟》，《朱文公文集》卷四四。

^④ 《朱子语类》卷四。

^⑤ 《朱子语类》卷九五。

^⑥ 钱穆：《朱子新学案》，成都：巴蜀书社，1986 年，第 307～309 页。

分发展内在生命的这一倾向，才能拨开迷雾，返回纯粹至善的本然之性，达到“理”的境界。

宋儒常常把知行问题表述为“致知”与“力行”的关系，知行观只是对“致知”与“力行”的简称，它指称人的生命实践尤其是人的道德认知和践履。在这里，“致知”兼指格物致知，朱熹尤指通过格物穷理，达到对“天理”的认识。“力行”则指知识的实行和道德的践履。在朱熹理学体系中，其“致格物知”注重个体生命的参与、体验和体悟，知识与道德浑然一体，本质上属于一种“体知”的认知途径。

“体知”是指儒家认知的一种特殊途径。从字面上讲，“体”有“亲身体验”或“设身处地着想”的意思，意即“体之于身”的认知方式。在“体知”活动中，主体与客体、道德与知识是和谐统一的。关于“体知”，杜维明先生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现代汉语中，“知道”与“会”表示两种不同的认知经验。“知道”之“知”是所谓“知道是什么”之“知”，是一种认知；“会”即所谓“知道如何作”之“知”，是一种体验，“体知”是二者的统一。他还用“德性之知”诠“体知”，认为德性之知是内在的体证之知，是从事道德实践必备的自我意识，它是一种体验，一种体知，不能离开经验知识但也不能等同于经验知识。^①这种体知的自我意识，与张载的“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和程颢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②的观点是一致的。它涉及的不仅是认识论的问题，也是本体论、宇宙论和道德实践的问题，其认识结构为天人合一的结构模式。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作为一种认知活动不证自明，但它能否作为一种“内在体证之知”或作为一种“体验之知”呢？回答是肯定的。

朱熹论格物，最精彩的当见于《大学章句》之格物补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所谓“致知在格物”，它是朱熹向外穷理的方法，在朱熹看来，理散在万物，物物各有其理。所谓“豁然贯通”，“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就是在格物穷理的基础上，经过直觉体悟，进入万物一体的“仁”的境界，“穷理”的根本目的就在这里。其实，“致知乃本心之知”^③，“格物”的目的也在于“明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④。一切只需向内寻求，心即理，“明此心”即是“明此理”，朱熹认为，“心固是

^① 参见杜维明：《十年机缘待儒学——东亚价值再评价》，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3～66页。

^② 《正蒙·大心》，《二程遗书》卷一上。

^③ 《朱子语类》卷十五。

^④ 《朱子语类》卷一一八。

主宰底意，然所谓心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理，理外别有个心”^①。于是，“格物致知”便转化为一种“内在的体证之知”。然而，朱熹与“心学”的差别在于，他虽然认为理内在于心而为心之“全体”，但也散在万物，万物各有其理，故应内外兼修，诚心正意，“今日格一物，明一格一物”“及其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②，内与外，天与人，心与理皆合而为一，这也与“体知”的认知结构模式相通。

我们应当看到，在朱熹思想视野里，认知的目的在于为其道德实践服务，“致知”又表现为一种体验之知。朱熹认为，“求仁”的道德实践固然要求“力行”，但是，只有首先通过“致知”，明其义理，才能使其行为合法化，否则就如瞎子行路，在道德实践中陷于盲目性。他说：“实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为近，但不学以明之，则有挺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为助，则自无此蔽矣”^③。致知也只有与道德实践相互依存相互协助，人的道德行为才会不至于盲目。所以那种通过认知而得到的“真知”是指能体验能践履之知，“知而未能行，乃未得之于己，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④。

朱熹的“格物致知”具备了“体知”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在本质上二者是一致的。作为一种内在体证之知，“体知”强调的是主体的生命体验和从事道德实践所必备的自我意识。“体知”是一种认知（致知），也是一种力行，一种道德践履。这种认知与力行的结合一方面使得内在的生命意识转化为现实生命意识和道德行为，由内而外，由本体而现实；另一方面，它又向内探求，回归生命本体，体悟天理。于是，合内外，一天人，融汇知识与道德成为“体知”的最终目标，它的实现即是“仁”的境界的获得或“心与理一”的实现。因此，“体知”更多的是对“天理”或“道体”的体认或体悟。朱熹非常重视“体知”的作用，在他的著述中经常可以遇见“体验”“体认”“体究”等话语，如“讲论自是讲论，须是将来自体验。体验是自心里暗自讲量一次”，“体认是把那听得底自去心里重复思绎过”。^⑤“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⑥并有《体认》诗曰：“虽云道体无形象，形象原因体认生。试验操存功熟后，隐然常觉在中明”。^⑦“这个道理，须是用功夫自去体究。”^⑧这些术语只是“体知”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在这种“体知”与“力行”的紧密关联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生命的现实意识，它贯通天人、主体与客体、

^① 《朱子语类》卷一。

^② 《大学或问》卷二。

^③ 《答张敬夫》，《朱文公文集》卷三一。

^④ 《杂学辨》，《朱文公文集》卷七二。

^⑤ 《朱子语类》卷一一九。

^⑥ 《朱子年谱》卷一。

^⑦ 束景南编著：《朱熹佚文辑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50页。

^⑧ 《朱子语类》卷一一三。